

也从里耶简谈秦代乡啬夫与乡守: 论基层管理的双头模式

张朝阳

【摘要】秦代是否存在乡啬夫曾是个争议话题。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证实了乡啬夫在秦代的存在,但也提出了新问题:秦代一乡之长到底是乡啬夫还是不为学界所熟悉的“乡守”?利用新发表的《里耶秦简(壹)》,结合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秦封泥及传世文献资料,可对秦代基层管理曾采用双头模式加以论证:乡啬夫是名义上的一乡之长,而乡守实际上主管一乡事务。具体而言,在已发表的里耶简中,乡啬夫仅出现三次,并且无法推测其职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守大量出现,并主管一乡赋税、户籍、刑徒、民间财产转移登记、乡情汇报、为公家购买奴隶等乡政事务。证据表明,乡守和乡啬夫是并列、平行的关系,不互相隶属。故此可推测,当时曾采取双头模式。这种模式在汉初(张家山汉简的时代)就被废除,乡啬夫变身为名实兼具的、唯一的一乡之长。这提醒我们在理解“汉承秦制”时,不能忽视汉对秦制的改革,不能完全套用汉制来倒推记载不详的秦制。

【关键词】秦代;里耶简;乡啬夫;乡守;基层管理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1—0049—10

【作者简介】张朝阳,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 200241

乡吏是联系国家与基层民众的纽带,在秦汉地方行政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来颇为秦汉史学者所重视。乡啬夫作为乡吏之长主管一乡,《汉书·百官公卿表》:“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①乡啬夫在汉代的职掌和权威被大量文献记载所印证,东汉时竟然有“人但闻啬夫,不闻郡县”的例子。^②但秦代乡啬夫则由于缺乏资料,一直是个争议话题。2002年里耶秦简的出土成为解决这一争议的契机,^③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秦代一乡之长到底是乡啬夫还是不为学界所熟悉的“乡守”?

一 对秦的乡啬夫与乡守之争议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似乎暗示汉代乡啬夫一职来自秦制,班固在叙述完县、乡、亭的机构组织和管理后,强调说“皆秦制也”。然而,秦代乡啬夫本身却不见于传世文献。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虽然记录了诸如县啬夫、官啬夫、田啬夫等多种啬夫,唯独没有乡啬夫。这种情况使得日本学者崛毅断言秦代没有乡啬夫。^④与之相反,裘锡圭先生则认为,虽然睡虎地秦律没有出现“乡啬夫”,但是汉代称一乡之长为啬夫应该是袭用了秦代的旧名,并从字源上考证说:

①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2页。

② 《后汉书》卷48《爰延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18页。

③ 2002年湖南龙山乡里耶古遗址1号井出土38000余枚简,2005年北护城壕11号坑出土51枚简。这些简被称为里耶秦简。考古学者认为其年代为秦始皇25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其内容为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文书档案。

④ [日本]崛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

“嗇”是“穡”的初文,“嗇夫”的本来意思就是收获庄稼的人。“嗇夫”作为官名,首先应该应用于乡嗇夫一类下级基层治民官吏。地位较高的治民官吏或其他官吏也称为嗇夫的现象,只有在乡嗇夫一类名称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后,才有可能出现。所以在秦律的时代,乡嗇夫这一官名肯定已经存在。^①

裘先生的推测被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所证实。《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战国—秦代一号井发掘简报》(2003年)发表的简J1⑨984正、背有:“(28年)八月甲午,迁陵拔谓都乡嗇夫以律令从事。”^②据此,卜宪群、王焕林、黄海烈等都认定秦已经存在乡嗇夫。^③但问题并没有结束,我们追问:虽然秦代有乡嗇夫这个官名,但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否和汉代一样常设,是否一样主管一乡政务?

《简报》还引发了对“乡守”的关注。该称谓不见于传世文献,但里耶简J1(16)9出现了“都乡守”。有学者认为这是乡一级的官名;^④有学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官名,只是任用官吏的方法,等于“守某官”或“试某官”;^⑤有学者认为“守”指代理而都乡守就是都乡的代理负责人都乡守嗇夫之简称;^⑥还有学者认为里耶简中除郡守的“守”外,其余均是泛指主管,这就暗含了都乡守是都乡主管的断言。^⑦事实上,在2012年以前,由于证据太少,这一争论不具备达成共识的基础,只能是仁智各见。

2012年《里耶秦简(壹)》公布了第5、6、8层共2600余枚简牍,为我们深入探讨乡嗇夫与乡守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⑧该书《序言》指出,这批简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文书,“县下有乡,迁陵共有三乡,即都乡和貳春、启陵三个乡”,并认为“乡最高主管为嗇夫”。^⑨但通过对已发表里耶简的系统调查,^⑩笔者发现“乡嗇夫”虽然可见但相当罕见:仅出现3次并且仅和都乡、启陵乡有关。并且,在这些资料中,乡嗇夫的职掌不明,难以看出其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乡最高主管。^⑪与这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守”一词大量出现并且广泛地分布在三个乡中。^⑫这些资料中的乡守显然是一个具体的职务名称,而非泛称或者代理、试守。更令人困惑的是,虽然《汉书》说乡嗇夫“职听讼,收赋税”,但里耶秦简中主管赋税征收等乡政事务的是乡守,而非乡嗇夫。最近邢义田先生在初读《里耶》后认为,乡嗇夫又称乡守,是秦统一地方政制过程中的步调不一致或新旧名称杂用现象。^⑬这似乎可以解决我们的困惑,但这却没有办法解释一个反例:乡嗇夫和乡守曾以不同的身份同时出现在

① 裘锡圭《嗇夫初探》,《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9页。另参见卜宪群先生对这一争议的综述,见《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南都论坛》2006年第1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战国—秦代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33页(以下简称《简报》)。《简报》所发表简牍(除简J1⑨984)也见于《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以下简称《选释》)。

③ 卜宪群《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黄海烈《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北方论丛》2005年第6期;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以下简称《校诂》)。卜宪群认为乡嗇夫可简称乡夫,并引简8-157“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为证。这是资料不足所造成的误解。新发表的里耶简8-1445正,表明此处的“夫”是人名,其职务是“乡守”。故此,“乡夫”其实是“乡守夫”的简称。详见后文论述。

④ 《选释》,第24页。

⑤ 卜宪群《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第3页。

⑥ 陈治国《里耶秦简之“守”和“守丞”释义及其他》,《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3期,第58页。

⑦ 陈长松《〈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校读(八则)》,《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里耶》);陈伟等《里耶秦简牍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校释》)。《校释》对《里耶》的释文进行了修正和注解,并缀和了许多散简。本文引文参照《校释》。

⑨ 《里耶·序言》,第5页。

⑩ 包括2003年的《简报》、《选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里耶》。

⑪ 当然,也有可能是有关资料尚未发表的缘故。或许随着更多里耶简的公布,我们将会搞清楚秦代乡嗇夫的职掌。但可以肯定,秦乡嗇夫并不“收赋税”,因为资料明确显示这是乡守的职能,详见下文论述。不知《里耶·序言》是在何种意义上说一乡的主管是乡嗇夫,希望尽早公布相关资料。

⑫ 虽然无法知道在大量尚未发表的里耶简中,乡嗇夫是否同样罕见,但从概率上可以推定,乡守总体上远比乡嗇夫活跃。相信以后里耶简的全部发表将证实这个推测。

⑬ 邢义田《“手、半”、“曰梧曰荆”与“迁陵公”:里耶秦简初读之一》,简帛网2012年5月7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85#_ftn11。

同一文书中(简8-770)。^①所以笔者推测,秦的乡一级机构采用了双头管理模式:乡啬夫是名义上的一乡之长,但不常设或者不太管事,实际上主管一乡事务的是乡守。^②

二 论秦代“乡啬夫”似有主管一乡之名

如前所述,《简报》简J1⑨984出现了乡啬夫。此外《里耶》还为我们提供了两则新证据“卅五年五月己丑朔庚子,迁陵守丞律告启陵乡啬夫:乡守恬有论事,以旦食遣自致,它有律令。五月庚子,口守恬口口敬手”(8-770);“【陵】乡啬夫除成里小男子”(8-1254)。^③

无疑,上述资料证实了秦代存在乡啬夫。J1⑨984“都乡啬夫以律令从事”一语表明,县廷要求乡啬夫履行某种职责,但具体内容无从考察。简8-1254则更过于残损而不知何所指,只能猜测似乎与启陵一位名叫“除”的乡啬夫有关。简8-770信息较完整,可作分析。该简是迁陵县下达给启陵乡啬夫的一份通知。该通知知会乡啬夫一件要事:该乡乡守因为违法乱纪将要被县廷处置(有论事),^④因此命令其人于早餐后自行到县廷来(自致)。这简短的信息却意义重大,它表明了三件事:(1)乡啬夫和乡守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职务。(2)乡啬夫在一乡之中地位似乎很高,有主管一乡之名,所以县廷处置乡守要知会乡啬夫。(3)对乡守的调查、处理都由县廷直接进行。这又反映出,乡守直接对县廷负责,与乡啬夫是平行的,不受其领导。^⑤这三点中最值得强调的是第一点:它排除了乡守是代理乡啬夫或试用乡啬夫的旧说,也排除了最近邢义田提出的乡啬夫=乡守的看法。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邢先生的看法。由于邢先生认为乡啬夫=乡守,是新称与旧名之别而已,因此觉得简8-770文意不通,进而怀疑其有问题。^⑥但事实上,即使认真核对图版,我们也看不出释文有什么失误,更没法看出原简书手在行文上有什么问题。若有问题,只可能出在今人的句读上。是否可断为“卅五年五月己丑朔庚子,迁陵守丞律告启陵乡啬夫、乡守恬:有论事……”。但即使采用这样的句读,“乡啬夫、乡守恬”还可以被理解为一兼任乡啬夫和乡守两个不同职务,从而否定乡啬夫=乡守的看法。实际上,只要跳出乡啬夫=乡守的预设,我们就会意识到,无论我们如何断句,这枚简都表明乡啬夫与乡守是两个不同职务。

略感遗憾的是,虽然以上几则资料证实了乡啬夫的存在,并且表明了其地位,但却都没有体现出其具体职掌。是否和汉代一样“职听讼,收赋税”,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里耶秦简中“收赋税”的是乡守。此外,在户籍管理、刑徒管理、民间财产转移登记、乡情汇报、为公家购买奴隶等大量

① 详见后文分析。

② 杨宗兵对里耶简县一级的“守”、“守丞”、“丞”进行了研究,认为三者同义,都是指县一级的长官,虽无县令、长之名,却行其实。杨文也顺带提及乡一级长官也可称守,但未作任何说明或探讨,见氏著《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北方论坛》2004年第6期。杨氏对县一级“守”的考察对我们研究乡一级的“守”颇具参照价值。笔者很认同从“守”的具体职掌来考察其实的方法。但必须指出,杨氏声称现存资料无秦的令、长却是错误的。有学者已经指出了简8-157“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中就有“令”。这样看来,县一级的“令”和“守”是并存的,而不是二选一的关系。县“令”与县“守”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③ 此外,里耶简8-297有“伤一人,赏乡部官口夫、吏、吏主”《校释》以为“口”当释为“啬”字,并认为这里所说包括:乡部啬夫及吏,官啬夫及吏,吏主(第130页注1)。笔者以为,这个解读不确切。即使“啬”字的补释无误,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乡部官啬夫”=乡部啬夫、官啬夫。事实上,还存在两种可能:(1)乡部、官啬夫。(2)乡部官、官啬夫。官啬夫自云梦秦简以来为学界熟知,而“乡官”这个说法见于里耶简8-2225“书乡官听”。总之,因为“乡啬夫”一词并未直接出现,而对关键信息的解读又存在多种可能,所以笔者不以简8-297为秦代存在乡啬夫的确据。

④ 陈伟先生将“论事”引为“斥事”。并认为乡守恬在县廷受到斥责,迁陵守丞将此事告知启陵乡啬夫,而让恬自己送迭《校释·前言》,第2页。但《里耶》和《校释》正文对此均释做“论事”,图版字形也更接近“论”字。陈伟先生可能误引了释文。笔者将“有论事”解释为有违法行为,因为“论”是秦汉法律术语,指追究刑事责任,定罪等。这种用法在秦汉简牍中很常见。例如,睡虎地秦简《仓律》有“城旦为安事而益其食,以犯令律论吏主者”,此处的“论”显然是指定罪(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则将“论”解释为:1、追究刑事责任 2、断狱、判案 3、定罪,4、判罪(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故此,笔者以为“有论事”是指有值得被追究法律责任之事,也就是违法乱纪行为。

⑤ 邢义田《“手、半”、“曰悟曰荆”与“迁陵公”》,注11。

⑥ 同上。

乡政事务中也只见乡守,不见啬夫。至于听讼一事,虽然已发表里耶简中尚未发现乡守听讼的资料,^①但同样也没有乡啬夫听讼的资料。所以综合现有资料考虑,乡啬夫似乎是名义上的一乡之长,并且不常设或不太理事。

三 论秦代乡守具有主管一乡之实

与乡啬夫的罕见相反,乡守在已发表里耶简中频繁出现。笔者共检得都乡守 10 条,贰春乡守 17 条,启陵乡守 21 条资料。^② 现按乡列表如下。^③

1. 都乡

都乡守资料表

编号	时间	守名	内容	简号
1	秦始皇廿六年五月庚子	嘉	启陵乡口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口田劾等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书告都乡,曰:启陵乡未有……(牒),毋以智(知)劾等初产至今年数□□□□谒令都乡具问劾等年数,敢言之。/迁陵守丞敦狐告都乡主以律令从事。甲辰水十一刻下者十刻。不更成午以来。肄手。	J1(16)9 正、背
2	廿八年五月甲寅	敬	都乡守敬敢言之:□得虎,当复者六人,人一牒,署复□于……□从事,敢言之。□五月甲寅旦,佐宣行廷。	8-170 正、背
3	卅一年五月壬戌	是	都乡守是徒薄。受司空城旦一、仓隶妾二人。□一人捕献。□二人病。五月壬戌,都乡守是□□□□五月壬戌旦,佐初以来。气发。	8-2011 正、背
4	卅二年六月壬申	武	都乡守武爱书: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六月壬申,都乡守武敢言之:上。敢言之。/初手。六月壬申日,佐初以来。/欣发	8-1443 正 +8-1455 正; 8-1443 背 +8-1455 背
5	卅三年七月甲戌	壬	都乡守壬爱书:高里士伍武自□□典绾□□	8-1537
6	卅五年七月己酉	沈	都乡守沈爱书:高里士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嚙、饶,大婢兰、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胡,凡十一物,同券齿。典弘占。七月戊子朔己酉,都乡守沈敢言之:上。敢言之。□手。【七】月己酉旦,沈以来。□□。沈手	8-1554
7	卅五年八月丙戌-九月丁亥	蜀	都乡守蜀士五兔诣少内受□。·今□□九月丁亥日垂入,乡守蜀以来。廖□	8-660 正、背
8	卅六年十一月丙戌	桦	都乡守桦、令史牒、书吏当,受嘉平迁,皆不守金钱。	8-1041
9	某年二月辛未	舍	都乡守舍徒薄,受仓隶妾三人……	8-142
10	不详	芾	都乡被不以五月斂之,不应律。都乡守芾谢曰:乡征斂之,黔首未肯入……	8-1454 + 8-1629

统观以上资料,都乡在可考的始皇 26、28、31、32、33、35 年 6 年间经历了 7 位乡守(嘉、敬、是、

① 里耶简有一赔偿案例,负责审讯的官吏名为“敬”似乎与乡守有关,“敬问之,吏令徒守器而亡之,徒当独负……谒报”(简 188)。我们知道,秦始皇 28 年都乡守名“敬”(8-170),但不知和这位审案官吏是否为同一人。此外,除都乡守敬外,里耶简中还有守丞大夫敬(6-16)、仓守敬(8-136 8-1452)、尉敬(8-166)、田官守敬(8-672)。即使这些“敬”都是同一人,也无法知道审判简 188 的案子时,“敬”担当何职。故此,本文在权衡再三后,不以该案例为乡守听讼之证。

② 此外,尚有一则乡守资料不知属于何乡(8-300),详见文末分析。

③ 释文和简牍的编缀参照《里耶秦简(壹)》和《校释》。为节省篇幅,表格做了两个技术处理:(1)若文书纪年在文首,则内容栏省去纪年。(2)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除了文章中将要详细讨论的内容外,尽量对引文加以精简,精简处以省略号表示。

武、壬、沈、蜀) ,每人任期似乎是一年左右。^① 例如,卅一年五月都乡守是在任,卅二年六月都乡守武是在任,卅三七月都乡守壬是在任。^② 都乡守可考察的职掌包括:户籍管理(J1(16)9)、赋税征收(8-170 8-1454+8-1629)、刑徒管理(8-2011 正、背,8-142)、民间财产转移(简8-1443+1-1455 8-1554)

具体而言,J1(16)9 主体上是启陵乡向县廷汇报的一个调查结果,但却是由都乡守嘉而起。该文有些残破,但不影响理解大意。王焕林将其解释为:

始皇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启陵乡谨呈:都乡守嘉说,启陵乡渚……劾等十七户迁居到都乡,皆没有迁移登记年龄的籍簿。令有明文规定:需要移交相关籍簿并上报。现经查问,劾等迁居……曾以文书告知都乡:启陵乡没有相关籍簿,无从确知这些人的年龄。……请求县廷命都乡自行询问这些人的年龄。谨呈。

……迁陵县守丞敦狐告知都乡负责人:依据相关律令条文处理。经手人逐。……

始皇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漏壶水下十刻,不更成午送来文书。经手人肆。^③

笔者认同这个解读,但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究细节。为何启陵乡要向县廷汇报17户迁居都乡而无户籍之事?为何请县廷命令都乡自行询问当事人?这有两种可能:(1)都乡守嘉向县廷汇报了此事,县廷下令启陵乡就此事给予说明。启陵乡这才对诸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并对县廷做出说明。(2)都乡守直接与启陵乡进行了沟通,后者觉得事情难以处理,于是汇报县廷,请求干预。无论是那种情况,都表明都乡守负责管理本乡户籍,代表本乡对外进行沟通。^④ 县廷在批示中要求“都乡主”自行询问17户当事人年数,这个都乡主就應該是指都乡守。

8-170 表明,廿八年都乡守向上级汇报有百姓捕获老虎,故此可以豁免六个人的徭役。8-1454+8-1629 是某年都乡守对上级质问工作不力的回复:都乡没有按规定在5月征收被,引起上级不满,于是都乡守解释说乡里试图征收榷(“乡征斂之”),但百姓不肯交纳。“被”,按《段注》是指生长于南方的“黏”木,枝干是优质木材,果实可食用,^⑤在简文中显然是一种实物税。这条资料很耐人寻味。它明确显示,征收赋税是乡守的职责,与乡啬夫无关,所以当征收不力时,是乡守而非啬夫被上级问责,是乡守而非啬夫代表本乡进行解释。这则资料也显示,乡守既对上级负责,也兼顾百姓的反应,对县廷下达的征税任务有时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

8-2011 正、背是卅一年都乡守管理的刑徒的记录。这些刑徒是由司空分配给都乡,包括城旦、隶妾等。值得一提的是,刑徒的健康状况受到重视(“二人病”)。类似的8-142 是某年都乡守接收刑徒的记录。

8-1443+1-1455 是关于卅二年某父亲转移财产给儿子的爱书。8-1554 是关于卅五年某父亲将财产转移给女儿的爱书。这两份爱书格式相同,内容很珍贵。陈伟先生已经指出,《二年律令·户律》简334-336 很可能与之呼应:^⑥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⑦

笔者一方面认同这种看法,另一方面也想指出一个差异:二年律令中提到的有关主管官员是乡部啬夫,而里耶简中是乡守。下面以简8-1554 为例详细说明。

文书的日期为“卅五年七月戊子朔己酉”,转移财产者被称为“士伍”,表明这是一位没有爵位

① 对启陵乡、貳春乡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后文分析。

② 这种规律在貳春乡最明显,详见后文论述。

③ 《校诂》,第117-118页。

④ 启陵乡的情况应该也一样。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6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上栏。

⑥ 《校释·前言》,第9页。

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

的庶民,而财产转移的对象则是他的女儿。该女应该已经出嫁,因为父亲的户籍在高(高里士伍广)而该女则在阳里(大女子阳里胡)。父亲一次性转移给女儿奴婢、禾稼、衣器、钱等。这令人联想起《二年律令》“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爰书开头的“自言,谒……”表明该父亲事先谒见了都乡守。券书结尾的“凡十一物,同券齿”,表明都乡守制作了券书;“都乡守沈敢言之:上”,以及“【七】月己酉日入,沈以来。□□。沈手”表明券书副本由都乡守上报给了上级部门,也就是县廷。这些细节基本对应于《二年律令》“乡部嗇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

但这种对应也暗含着里耶简与《二年律令》的不同:在里耶简 8-1554 中,是都乡守在主管民间财产转移之事,而非《二年律令》所说的乡嗇夫。在时间上更早些的(卅二年六月壬申)简 8-1443+1-1455 中,也是一位都乡守在主管财产转移之事。里耶简与《二年律令》的不同提醒我们,秦与汉的乡嗇夫并不是同一回事。较为我们熟悉的那种主管一乡事务的乡嗇夫,在秦代应该是“乡守”。^①

2. 贰春乡

贰春乡守资料表

编号	时间	守名	内容	简号
1	廿八年九月丙寅	畸	贰春乡守畸徒薄(簿)。积卅九人。十三人病。廿六人彻城。	8-1280
2	廿九年九月辛亥	根	贰春乡守根敢言之:牒书水火败亡课一牒上。敢言之……	8-645
3	卅年十月乙未	绰	贰春乡守绰敢告司空主,主令鬼薪轸、小城旦干人为贰春乡捕鸟及羽。羽皆已备……	8-1515
4	②卯③	绰	贰春乡守绰作徒薄(簿),受司空居责(债)城旦……	8-787
5	卅一年三月癸丑	氏夫	粟米一石五斗。□ 卅一年三月癸丑,贰春乡守氏夫□	8-1595
6	卅一年三月癸酉	氏夫	贰春乡守氏夫、佐壬出粟米八升食春央乌等二……	8-1576
7	卅一年四月辛卯	氏夫	粟米八升少半升…… 贰春乡守氏夫、佐吾出食春、白粳□等□	8-1335
9	卅一年四月戊子	氏夫	粟米一石二斗六升四…… 贰春乡守氏夫、佐吾、禀人蓝、禀隶妾廉。	8-1557
10	卅一年十月朔日	?④	贰春乡守□ 大奴一人直(值)钱四千三百。□ 小奴一人直(值)钱二千五百。□ 凡值钱六千八百。□	8-1287
11	卅二年八月壬戌	福	粟米三石七斗少半斗。卅二年八月乙巳朔壬戌,贰春乡守福、佐敢、禀人秋出,以禀隶臣周十月、六月廿六日食。令史兼视平。敢手。	8-2247
12	卅二年	福	贰春乡守福当坐……	8-2014 背
13	卅三年正月己丑	吾	乡守吾作徒薄。受司空白粳一人,病。	8-1207+8-1255+8-1323
14	不详	吾	□乡守吾作徒薄。受司空白粳一人,病。□	8-1340
15	不详	吾	□子贰春乡守吾作徒薄:受司空白粳一人,病。	8-1742+8-1956
16	卅四年八月丙申	平	贰春乡守平敢言之:贰春乡树枝(枳)枸卅四年不实。敢言之。平手。	8-1527
17	卅五年九月乙卯	辨	贰春乡守辨敢言之:上不更以下徭计二牒。敢言之。	8-1539

① 秦的乡嗇夫到底主管何事是个谜,或许以后更多里耶简的公布将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

② 《校释》以为“卯”字似有“癸”字,故为“癸卯”。

③ 笔者推测,当为卅年。

④ 可推测为氏夫。

我们看到,在始皇 28 年—35 年的 8 年间,贰春乡经历了 8 位乡守,并且每人任职一年:28 年乡守畸、29 年乡守根、30 年乡守绰、31 年乡守氏夫、32 年乡守福、33 年乡守吾、34 年乡守平、35 年乡守辨。这和我们在都乡所见到的情况大体一致,但更加规则。同样与都乡一致,贰春乡守资料也主要涉及刑徒管理(8-1280、8-1515、8-787、8-1335、8-1576、8-2247、8-1207+8-1255+8-1323、8-1742+8-1956、)和赋役管理(8-1539),但增加了乡情记录(8-645、8-1527)以及奴隶买卖记录(8-1287)。这些资料可以细化和扩大我们对乡守的认识。

就刑徒管理而言,与都乡一样,刑徒由司空分配给乡守(8-787、8-1742+1956),而乡守负责监督刑徒工作进度(8-1515)、监视刑徒身体健康状况(8-1280、8-1742+1956)、在乡佐(有时还包括禀人)的协助下给刑徒发放口粮(8-1557、8-1576、8-1335、8-2247)。

就乡情记录而言,简 8-645 所说的“水火败亡课”不好理解,但按字面意思推测,可能是乡守对本乡水灾和火灾的记录。简 8-1527 则无疑是乡守在始皇卅四年对本乡果树(枝枸)状况的汇报;^①该树当年没有结果实。这似乎与简 8-455 有关:

贰春乡枝枸志。枝枸三木,□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卅四年不实。

胡平生先生认为:

二简(8-1527、8-455)长短宽狭基本相同,^②但字迹明显不同,故虽然所记为同一事项却不能判定二简为同一文书。

笔者猜测,这两简是底本和摘抄的关系:8-455 应该是乡守属下对本乡“枝枸”情况的调查记录,而 8-1527 则是乡守本人根据属下的调查结果对县廷所做的汇报。

最后,简 8-1287 表明,乡守主管本乡公家购买奴隶事宜。该简的时间为卅一年十月朔日,内容是贰春乡购买奴隶的记录:一大一小奴隶,共花费 6800 钱。秦代有月初上报购买徒隶情况的规定,简 8-154“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③虽然这里没有明言如何上报,向谁上报,但可推测下级行政机构向上级行政机构汇报;即,乡向县廷汇报,县廷向郡府汇报。里耶简有县廷于月初向郡府汇报的实例:“廿二年九月甲戌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守府。”(简 8-664+8-1053)同样的道理,乡也应该在月初向县廷汇报。简 8-1287 正好书写于十月朔日,那么这枚残简应该是乡守所做的本乡公家购买奴隶情况的汇报。既然乡守负责向上级汇报,想必购买事宜也由其主管。

总之,贰春乡的资料说明乡守职掌范围广泛。除了赋税征收和刑徒管理之外,乡守还要负责乡情汇报(灾害情报,果树情况),为公家购买奴隶等事。

3. 启陵乡

启陵乡守资料表

编号	时间	守名	内容	简号
1	廿八年、廿九年	歆	廿八年启陵乡守歆已死, ^④ 佐见已死。廿九年乡独、佐缓已死。卅年	8-39
2	廿八年、廿九年	歆	廿八年启陵乡守歆,佐【见】。廿九年乡独、佐缓已死。	8-938+8-1144
3	卅年十月辛亥	高	启陵乡守高□ 受司空仗城旦二人。 二人治传舍:它、骨。	8-801
4	卅一年正月壬午	尚	粟米一石六斗二升半斗。卅一年正月甲寅朔壬午,启陵乡守尚、佐取、禀人小出禀……	8-925+8-2195

① 胡平生对此果树有详细的考证,见氏著《读〈里耶秦简(壹)〉笔记(一)》,简帛网 2012 年 4 月 20 日,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70。

② 括号内容为笔者所添加。

③ “数”应该是指“名数”之类的记录。

④ 此处的“死”不知作何解。歆不可能死两次,但为何 28 年、29 年连续登记“已死”?《校释》(第 38 页注 1)认为简文的“死”不是指死亡,并怀疑是“列”字,又说含义待考。

编号	时间	守名	内容	简号
5	卅一年正月壬午	尚	粟米一石四斗半斗。卅一年正月甲寅朔壬午,启陵乡守尚、佐取、禀[人]……	8-1241
6	卅一年四月癸卯	逐	启陵乡守逐作徒簿。受仓大隶妾三人。受司空仗城旦一人……	8-1278 + 8-1757
7	卅一年七月己卯	带	稻三石泰斗半……启陵乡守带、佐取、禀人小出禀佐蒲、就七月各廿三日食……	8-1550
8	卅二年正月甲午	夫	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伍)成里成、勾,成为典,勾为邮人……	8-157 正、背
9	卅二年	夫	启陵乡守夫当坐……	8-1445 正
10	卅三年正月朔日	绕	……正月壬申,启陵乡守绕劾启陵乡守绕敢言之,上劾一牒……	8-651 正、背
11	卅四年七月癸酉	意	启陵乡守意敢言之。廷下仓守庆书言令佐赣载粟启陵乡。今已载粟六十二石……	8-1525
12	卅五年五月庚子	恬	迁陵守丞律告启陵乡啬夫:乡守恬有论事,以旦食遣自致,它有律令。五月庚子,□守恬□□。敬手。	8-770
13	卅五年?	恬	启陵乡守恬付少内守华 ^①	8-58
14	不详	恬	守恬敢言 ^②	8-2170
15	不详	恬	□□已,启乡守恬敢言之……	8-1797
16	不详	恬	□陵乡守恬□□ □□可以癸□	8-2243
17	卅五年八月己未	狐	启陵乡守狐敢言之……问之启陵乡吏,黔首,官徒,莫知。敢言之……	8-769
18	某年某月朔日	狐	启陵乡守狐出贷谪戍	8-1029
19	某年九月戊子	觚	③觚敢 ^④	8-205
20	不详	觚	□守觚出以禀发弩绎	8-1101
21	不详	增	□启陵乡守增、佐孟禀人小出禀大隶妾徒十二月食……	8-1839

以上资料表明,始皇 28-35 年 8 年间,启陵乡经历了至少 10 位乡守:28-29 年乡守歆、30 年乡守高、31 年乡守尚(正月)、乡守逐(四月)、乡守带(七月)、32 年乡守夫、33 年乡守绕、34 年乡守意、35 年乡守恬、乡守狐。此外,还有“觚”与“增”不知何时任乡守。这种情况,一方面大体上符合前文总结出的乡守任期一年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特殊情况下,乡守可连任或中途被撤换。例如,歆于 28-29 年连任乡守,想必政绩非常突出、非常被县廷信任。而 35 年 5 月在乡守任上的恬,由于违法乱纪被县廷查处(8-770),^⑤所以当年 8 月的乡守就变成了狐。31 年一连出现三任乡守应该也是这样的情况。此外,32 年也应该至少有两任乡守,因为这一年“启陵乡守夫当坐”(8-1445 正)、“当坐”就是指被定罪。想必夫被定罪后,有新的乡守被任命。

需要强调的是:启陵乡守资料印证了我们以前对乡守职掌的分析,更使我们看到,乡守管理一乡之吏员、百姓、刑徒并有权任命乡吏(需上报县廷批准)。这集中体现在简 8-769 和简 8-157 正、背。简 8-769 是说,35 年县廷曾命令启陵乡奉献鲛鱼与鲈鱼,于是乡守询问了本乡乡吏、黔首、官徒,但无人知道情况。这既体现了乡守直接对县廷负责,征收赋役,更说明乡守有权管理从乡吏到黔首到官徒的各类人员。简 8-157 正、背的记录则说明乡守有权任命乡吏(需报县廷批准)。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伍成里勾、成,成为

① 《校释》(第 43 页注 1),将乡守训为代理乡啬夫,有误。

② 《校释》以为“言”字后当有“之”字。

③ 《校释》以为“觚”字前有“九月戊子,启陵乡守。”

④ 《校释》以为“敢”字后有“言”字。

⑤ 笔者认为“有论事”是指有违法之事,见 51 页注④。

典,句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8-157正)

这里的“启陵乡夫”是指什么?《里耶发掘报告》认为是启陵乡啬夫的简称,^①刘乐贤和《校注》则进一步认为是名叫“夫”的启陵乡啬夫,^②胡平生也认为是指启陵乡啬夫,但认为其人名叫“应”。^③这几种观点都有误。据简8-1445“卅二年启陵乡守夫当坐”可知,卅二年“夫”任启陵乡守。而简8-157的时间为卅二年正月甲午,此时夫应该在任上,故此“启陵乡夫”就是指“启陵乡守夫”。我们看到,卅二年正月甲午,乡守夫以典和邮人两职空缺为由,任命成和句两人分别补缺。这表现了乡守有权任命乡吏。不过这个权力有一定的限度:任命需县廷同意。故此乡守夫将任命上报县廷(“谒令尉以从事”)。

县廷就此事的批复如下: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却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又除成为典,何律令?应尉已除成、句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气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简8-157背)

县廷认为成不缺典,因此否决了乡守对成的任命,将其改任为邮人,但许可了以句为邮人的任命。这个决定很微妙:一方面部分否定了乡守作出的任命,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给乡守任命的人员安排职位。这微妙处正体现了乡守在本乡的权威受县廷的尊重。至此,我们确信无疑,乡守有主管一乡之实。

由于“乡守”反复出现在公文书中,显示出具体的职掌,所以应该是相当正式的官名,而非泛称。里耶简偶尔还有“乡主”这样的称呼,这才应该是主管的非正式称谓。^④我们又知道,乡守不是代理、试用乡啬夫或者乡啬夫的别名,^⑤所以乡守是正式的常设职务。或许有人要问:乡守作为正式常设职务,为何更换如此频繁?基本上一年一换,极端情况下一年内还多次更换(例如31年的启陵乡)。答案应该与秦初并天下,力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有关。

迁陵于秦并天下的前夜,即始皇25年,入秦。^⑥要有效地管理“新地”的“新黔首”,就必须依赖熟悉基层情况的乡官,^⑦而这些乡吏主体上应该是当地人士。^⑧乡守作为乡官之长,作为官方与基层社会联系的枢纽,县廷既倚重之,又有双重疑虑。(1)若乡守利用职权和固有社会资源控制乡里,成为豪强势力则难以治理。若和旧贵族结合,则更是隐患。故此一年一换。^⑨(2)若用人不当,则会导致官府与“新黔首”的矛盾激化。故此,秦律严惩“新地吏”^⑩违法、违纪现象,这在客观上更加剧了乡守更换的频繁程度。例如,岳麓书院秦简893+1113是一条针对性很强的律文:

新地吏及其舍人敢受新黔首钱财、酒肉、它物及有卖卖假赁贷于新黔首而故贵其价,皆坐

① 《里耶发掘报告》,第184页。

② 刘乐贤《里耶秦简和孔家坡汉简中的职官省称》,《文物》2007年第9期,第95页;《校注》,第95页注2。

③ 胡平生认为“‘应’是启陵乡啬夫的名字”,并认为简背“应(应):尉已除成”中的“应”,是对启陵乡啬夫的称谓。见氏著《读里耶秦简札记》,简帛研究网2003年10月23日,http://www.jianbo.org/admin3

④ 笔者共检得三例:简(16)98-1488-1548。卜宪群认为“乡主只是乡中某事负责人之意,而并不是一个特定的职官”(《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第3页)。陈长松则认为“主”是常用的尊称(《〈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校读(八则)》,第22页)。笔者认同卜宪群以“主”为主管的说法,但认为“乡主”不是泛指乡中某事负责人,而是指主管一乡的意思。

⑤ 见前文论述。

⑥ 里耶简8-757“今迁陵廿五年为县”。

⑦ “新地”与“新黔首”的称谓见于岳麓书院秦简。于振波认为“新地”指秦的新占领地区,“新黔首”指当地居民,见氏著《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⑧ 同上,第78页。于振波认为,对新地的管理,有从故地委派官吏的做法,但官吏主体上出自“新黔首”,并举刘邦所在的沛县为例,“除了沛令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外来官吏的影子”(页78注1)。值得一提的是,秦迁陵县应该有大量外地人口涌入,这反映在人口的爆增上。以贰春乡为例,秦始皇27年有15003户(简8-927),而35年则剧增至21300户(8-1716)。8年间,一乡户数增加了40%,这不可能是人口自然繁衍的结果。由于外来人口多,所以乡吏也有可能从外来人口中选拔。但这些外来人口可能少量来自旧秦地,大部分来自其他“新地”。据《里耶发掘报告》(页234),里耶秦代文化层发现了一些秦文化因素的陶器。笔者以为这有可能反映了秦旧地人口之迁入,但也有可能反映了由其他渠道造成的地域文化融合。

⑨ 不知在秦旧地是否也一年一换乡守。

⑩ 指秦在新占领地区任命的官吏。

其所受及故为贵赋之赃、假赁费贷息,与盗同法……^①

这条律文禁止新地吏及其豢养的宾客、随从接受“新黔首”财物,也禁止故意滥征税(故为贵赋之赃)等,触犯这些则“与盗同法”。岳麓简 2028 禁止官吏谩骂、殴打新黔首,触犯者受笞刑处罚,如果县丞、县令对这些行为失察,也要受处罚(“謾詈新黔首笞一甲,殴笞笞二甲。丞令弗得,坐之减焉”),^②情形类似。

这些法规在里耶简中有一定体现。前表已列出两则处理乡守的例子:(1)卅二年,“貳春乡守福当坐”。(2)卅五年五月庚子,启陵乡“守恬有论事”。此外,还有一则笞刑处罚,不知属于何乡:

乡守履笞十四甲。乡佐就笞一甲。乡佐口笞六甲。(简 8-300)

若一甲换算为 1344 钱,^③则乡守履被罚以 14 甲 = 18816 钱,钱数十分惊人。^④这无疑反映了秦代对乡守的严格管理。

四 结 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秦代迁陵县既有乡啬夫也有乡守。乡啬夫似乎是名义上的一乡之长,而实际上主管一乡事务的是乡守。其职掌包括: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刑徒管理、民间财产转移、地方情报记录(8-645、8-1527)、公家购买奴隶、任命乡吏等。乡守似乎任期一年,并受到严格的律令约束。由于我们的资料集中于迁陵一县,所以难以判断我们观察到的模式是否反映了秦代的普遍情况。但现存秦封泥似乎间接地证实了,这种模式至少在秦代关东地区较为普遍。

《秦封泥集》著录了 51 枚乡一级的封泥,大多出自关东地区。^⑤这 51 枚封泥印文的统一格式是“某某乡”或“某某乡之印”而不含官职。例如,封泥 2.4.1“都乡”2.4.2“都乡之印”。^⑥各地乡印皆不加官职,无一例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郡甚至亭的封泥印文大都含有官职。例如,封泥 2.2.3“三川尉印”(郡级)、2.2.4“河间太守”(郡级)、2.3.1“频阳丞印”(县级)、2.3.2“重泉丞印”(县级)、2.5.2“咸阳亭丞”(亭级)。乡印只称乡不称官职令人不解,但若了解到秦代乡一级的双头模式就明白,乡印为乡啬夫和乡守所共享,故此不加书官职名称。^⑦

乡一级的双头管理模式似乎在汉代被废弃。不但《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检索不到乡守,出土汉简中也不见乡守。这其中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时间上仅仅比里耶简下限晚二十年,并且同样出自旧楚地的张家山汉简,完全不见乡守;但是,乡啬夫则出现在本由乡守主管的事务中。《二年律令·户律》曰“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⑧如前文所分析,这项事务在秦代归乡守主管。乡啬夫与乡守的进退体现了秦、汉基层管理模式的差异。这提醒我们在理解“汉承秦制”时,不能忽视汉对秦制的改革,不能完全套用汉制来倒推记载不详的秦制。

(本文承国家社科基金 2011 年青年项目“中国早期民法的诠释”资助)

(责任编辑:秦 蓁)

① 转引自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第 75 页。

② 同上。

③ 见《校释》第 44 页注 4。

④ 按简 8-1287“大奴一人直(值)钱四千三百。小奴一人直(值)钱二千五百”则 18816 钱可购买大奴 4 人有余或小奴 7 人有余,可见钱数之巨。

⑤ 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32 页。

⑥ 这两处“都乡”当分属不同的县。

⑦ 由于乡守实际主管一乡事物,使用乡印的频率远比乡啬夫高,故此乡印应该由乡守掌管,但啬夫应该也有权使用乡印。

⑧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第 54 页。

Abstrac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Fight Against Malaria by Shexian Native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in 1947 **TANG Li – xing**

Shexian Natives Association was an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mainly controlled by businessman , which had a close link with the local rural society. By means of city autonomous power to solve rural issues , was an effective way at that time. The network presented by Shexian gentlemen was actually a continuatio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ir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made Shexian survive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Guangzhou Huachuan in the Middle – term of Qing Dynasty **LENG Dong , ZHANG Chao – jie**

In the Middle – term of Qing Dynas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society and business prosperity , the prostitution industry also developed. Guangzhou prostitution industry was famous for " Hua-chuan" which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area. It became an important stage of Guangzhou prostitution in Qing Dynasty , and caused an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Study on City Map Pedigree in the early time of Modern Shanghai **ZHONG Chong**

Shanghai modern urban map had led the fashion , but there's no systematic sorting and study up to now.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map's spread and keep history , this paper analyses its form and the generating background , clarifies that there're mainly four different pedigrees about early modern Shanghai city map. At the same time , it makes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ed things of the map.

Evolution in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Shanghai Lawyers Association and Its Financial Situation

CHEN Tong

Shanghai Lawyers Association experienced President System , Committee Member System and Supervisors Syste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evolution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holding democratic regime in esteem , and affected the whole domestic lawyers at that time. In the meantime , Shanghai Lawyers Association became more mature at the financial aspects constantly , and had a strict auditing system.

A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Bamboo Book "Xinian" Which Hidde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CHEN Wei**

The Bamboo Book " Jinian"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 which hidde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now , nearly written in Chusu Wang or Chuxuan Wang dynasty , the former was more likely. Inferred from the detailed record , the author should be a Chu people. Its type was different from the annals books " Chun-Qiu" and " ZhuShuJiNian" . It was possibly adapted from " ZuoZhuan" , and related to " DuoShiWei" .

Also Talk "XiangSeFu" and "XiangShou" of Qin Dynasty from "LiYeJian": On the Double Heads Mode in the Basic Management **ZHANG Chao – yang**

Whether there was " XiangSeFu" in Qin dynasty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 the " LiYeJian" that

unearthed in 2002 confirmed its existence. But , it also put forward a new problem that the leader of a township in Qin dynasty was "XiangSeFu" or "XiangShou". It may argued that the basic management in Qin dynasty had double heads mode , which was abolished during the early Han dynasty. This reminds that we cannot apply the Han regime to deduce backward the completely unclear Qin regim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the Literati World in Ouyang Xiu's Letters

LI Qiang

There were more than 700 epistles in Ouyang Xiu's corpus. By reading these materials , it can make us observe the literati life of North Song dynasty in the middle of the 11th century more closely. The urban business was developed in the Song dynasty , which facilita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cholars. They liked to mail such things as wine , tea , water , food and medicine , among them , the " scholar's four jewels " embodied their unique elegant taste. The gift enclosed the letter was a good media for literati emotion communication , through which they could achieve value and emotion recognition , then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group of elite scholars in Ouyang Xiu's era.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aper Money

XIA Jin - hua

Paper money in China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folk custom culture. According to many historical ,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underground objects , sort out a clear paper money source flow context: paper money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people's worship ideas , and by the Han Dynasty's " Yi - qian " evolved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Bo Jue and Western Learning

JI Jian - xun

Bo Jue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made telescope in China , this paper 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learning and Bo Jue. Foun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 he also exposed to the complex struggle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Exclusion" Concept and the Rise of Modern Nationalism

LI Yu - min

Modern nationalism was from " exclusion ". The national discarded and updated the traditional " exclusion "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nationalism. " Exclusion " was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 Exclude Manchu " , a special form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modern nationalism. " Exclusion " , " Exclude Manchu " and " Exclude Foreigners " , the three concepts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Trinity , which reflected the real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China society and the logical way for the growth of modern nationalism.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ormulated process of "Nationality Ordinance of Qing Dynasty"

YAN L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some Chinese in treaty ports or leased territory changed into foreign nationality , in order to enjoy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It resulted in continuous problems between local officials and foreign consul. At the same time , The problem w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ty determined was imminent. The Qing Government started to draw up the nationality regulations , man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

Explanation of Newly Discovered letters of Chen Lanbin - - Accident of the Retreat of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LI Wen - jie

For a long time , scholars took Rong Hong's Memoirs and Li Hongzhang's letters as fundamental materials to explain the Accident of the Retreat of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wever , little explanation was made for Chen Lanbin , the Chinese Minister who played an im-